

## 第九十章 雷雨（下）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一道閃電從京都上空的烏雲裏掠過，剎那之後，一記悶雷響起，震得整座皇宮都開始顫抖起來，嘩嘩的大雨落了下來，打濕了皇城裏的一切，雨水在極短的時間內匯聚到宮殿之下，沿著琉璃瓦間的空隙向下流著，聲音極大。

此時尚是春時，若有雷，也應是幹雷轟隆，而似這種雷雨天氣，不免就顯得有些突兀與詭異，不知道是不是上天在動怒，還是天子已然動怒。

皇帝走進了廣信宮的大門，回身緩緩將宮門關上，然後從手腕上取下一條發帶，細致地將自己被淋濕的頭髮束好，一絲不苟，一絲不亂，並不如他此時的心情。

長公主半倚在矮榻之上，望著他忽然吃吃的笑了起來。

在如今這個時刻，空曠的廣信宮裏忽然出現這麼一陣銀鈴般的笑聲，笑聲在風雨聲中回蕩著，雖然輕脆，卻是遮掩不住，四處傳遞，顯得異常詭異。

皇帝麵色不變，緩緩向前走著，走到了矮榻之前，長公主的麵前。

在他的身後，一道筆直的濕腳印，每個腳印之間的距離都是那樣的平均，腳印形成的線條，如同直直地畫出來般。

並沒有沉默許久，皇帝冷漠地看著李雲睿，一字一句問道：“為什麼？”

然後長公主李雲睿陷入了沉默。

她皺著好看的眉頭，青蔥般的手指輕輕敲打著身邊的矮榻，如水般的眸子裏像年輕的小女生一樣閃動著疑惑與無辜。

她似乎在思考，似乎在疑惑，似乎在不知所謂。

然而她最終抬起頭。仰著臉，一臉平靜地看著麵前這個天下權力最大地男子，朱唇微啟，玉齒輕分，輕輕說道：“什麼為什麼？”

此時距離皇帝問出那三個字，已經過去了很長時間，而皇帝似乎很有耐心聽到答案。

不等皇帝繼續追問，李雲睿忽然間倒吸了一口冷氣，眨著大大的眼睛，用手捂住自己的嘴唇。說道：“你是問為什麼？”

“為什麼？”

她忽然笑了起來，站了起來。毫不示弱地站在皇帝的對麵，用那兩道怨恨的目光銳利地盯著他。一字一句問道：“皇帝哥哥，你是問為什麼妹妹三十幾歲了還沒有嫁人？還是問為什麼妹妹十五歲時就不知廉恥勾引狀元郎？還是問為什麼妹妹要養了那麼多麵首？”

她輕輕咬著嘴唇，往皇帝身前逼近一步，盯著他的雙眼，用一種冷冽到骨子裏的語氣問道：“為什麼？為什麼長公主李雲睿放著榮華富貴，清淡隨心的歲月不過，卻要為朝廷打理內庫這麼多年。為什麼她這個蠢貨要強行壓抑下自己的惡心。為慶國的皇帝收納人才？為什麼她要勞心勞神與旁地國度打交道？為什麼她要暗中組個君山會，去殺一些皇帝不方便殺的人。去搞一些會讓朝廷顏麵無光地陰謀？”

“為什麼？”李雲睿認真地盯著皇帝，一拂雲袖，尖聲說道：“皇帝哥哥。你說是為什麼呢？為什麼我會愚蠢到這種地步？為什麼你是整個天下最光彩亮麗的角色，我卻甘心於成為你背後那個最黑暗地角色？為什麼我要承擔這些名聲？”

皇帝沉默著，冷漠著，可憐地看著她。

長公主忽然神經質一般地笑了起來：“這不都是為了你嗎？我最親愛的哥哥，你要青史留名，那些骯髒的東西，便必須由別人承擔著...可是你想過沒有，我呢？”

“我呢？”

長公主憤怒地抓著皇帝的龍袍，恨恨說道：“我也要問你為什麼！為什麼你要把屬於我的東西都奪走！為什麼你就沒有一點情份？看看你那個私生子吧...你把我的一切都奪走給了他...為什麼？我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會沒有，我也甘心情願，隻要你願意...可是，就不能是他！為什麼偏偏是他！”

李雲睿喘息了兩下，然後迅疾平靜下來，用一種可憐地目光看了皇帝一眼，緩緩說道：“可惜了...你那個私生子還是隻肯姓範。”

...

皇帝沉默地看著她，半晌後緩緩說道：“你瘋了。”

“我沒瘋！”李雲睿憤怒尖叫道：“我以前地十幾年都是瘋的！但今天，我沒瘋！”

“你瘋了。”皇帝冷漠地說道：“你問了那麼多為什麼，似乎這一切地根源都在朕身上，可你想過沒有，你對權力的喜好已經到了一種畸形的程度。”

“畸形？”李雲睿皺了皺眉頭，閃過一絲輕蔑地表情，“女人想要權力就是畸形，那你這位天下權力最大的人，算是什麼東西？”

“放肆！”皇帝從喉間擠出極低沉的話語，揮手欲打。

長公主仰著臉，冷漠地看著他，看著他的手掌，根本不在乎。

“你的一切是朕給你的。”皇帝緩緩收下手掌，冷冷說道：“朕可以輕鬆地將這一切收回來。”

“我的一切是我自己努力得來的。”長公主冷漠地看著他，“你如果想將一切收回去，除非將我殺了。”

殿外又響起一陣雷聲，風雨似乎也大了起來，皇帝望著自己的妹妹，忽然笑了起來，笑聲中卻帶著股寒冷至極的味道：“莫非...你以為朕...舍不得殺你？”

...

“你當然舍得。”長公主李雲睿的眼神裏忽然閃過一絲嘲弄的味道，“這天下有誰是你舍不得殺地人嗎？”

一直平靜著的皇帝，忽然被這個眼神刺痛了內心深處某個地方。

李雲睿冷冷地看著他的眼睛，說道：“皇帝哥哥，醒醒吧...不要總是把自己偽裝成整個天下最重情重義的人，想必你已經去過東宮，表現了一下自己的失態，似乎內心深處受了傷...可是。騙誰呢？不要欺騙你自己，你一直等著清除掉我，你隻是內心深處覺得虧欠我，所以需要找到一個理由說服你自己。”

她刻薄地說著：“是的，隻是說服你自己...好讓你感覺，親手殺死自己地妹妹。那個自幼跟在你身邊，長大後為你付出無數多歲月的妹妹，也不是你地問題，而隻是我...該死！”

說到該死兩個字的時候，李雲睿的聲音尖銳起來。

而皇帝在聽到東宮這兩個字的時候。已經閉上了眼睛。半晌後緩緩說道：“你終歸是朕地親妹妹，是母後最心疼的人。如果不是到了這一步，朕無論如何也會保你萬世富貴...你亂朝綱。埋私兵。用明家，組君山會，哪一項不是欺君的大罪，然而這些算什麼...你畢竟是朕的親妹妹，朕自幼疼愛的妹妹，朕不罪你。你便無罪...這幾年裏不論你出賣言冰雲那小子，還是想暗殺範閑。朕都不怪你。因為...朕不覺得這些事情有什麼大不了的。”

他睜開了雙眼，眼神已經趨於平靜：“但你不該插手到你那幾個侄子中間...老二已經被你帶上了歪路。雖然表麵上還遮掩地好。”

李雲睿冷笑著插了一句話：“你自己地兒子，是被你自己逼瘋的。”

“那承乾呢？”皇帝狠狠地盯著李雲睿地眼睛。“你可知道，他是太子！他是朕精心培育地下代皇帝！朕將要打下一個大大的江山。便要這個孩子替朕守護萬年...你若輔佐於他，我隻有高興地份，但你卻迷惑於他！”

天邊又響起一聲悶雷，聲音並不如何響亮，卻震的廣信宮的宮殿嗡嗡作響，然而就在這天地之威中，皇帝憤怒的聲音依然是那般的尖銳。刺進了長公主地耳朵裏。

電光透過窗戶滲了進來，耀得廣信宮裏亮光一瞬，便在這一瞬中，皇帝伸出他穩定的右手，死死地扼住了長公主的咽喉，往前推著，一路踩過矮榻，推過屏風。將這名慶國最美地女子死死抵在了宮牆之上，手指間青筋畢露，正在用力！

長公主呼吸有些困難，卻沒有呼救，沒有乞憐，隻是冷漠垂憐看著身前憤怒地中年男人，潔白如天鵝般的脖頸被那隻手扼住，血流不暢，讓她地臉紅了起來，反而更透出一絲詭魅動人地美感。

“朕...從來沒有想過換嫡...所有的一切，隻是為了承乾的將來，因為朕地江山，需要一個寬仁而有力的君主繼承，而這一切...都被你毀了！”皇帝憤怒地吼著：“為什麼！”

滿臉通紅的長公主的眼眸裏閃過一絲疑惑，旋即是了然之後的洞徹，她微笑著，喘息著說道：“原來...這一切都是你在做戲，原來，範閑也是在被你玩弄，想必他以後會死的比我更慘。”

她地身體被扼在了宮牆之上，兩隻腳尖很勉強地站在地上，看著十分淒涼，偏在此時，她卻很困難地笑了起來：“隻是你肯定不會再讓承乾繼位了，難道你準備讓範閑當皇帝...不，皇帝哥哥，我是知道你的，你是死都不會讓範閑出頭的。”

皇帝聽見這句話，手勁緩了一些。

長公主望著他，有趣地，戲謔地，喘息著說道：“皇帝哥哥，你太多疑了，你太會偽裝了...你要磨煉太子，卻把太子嚇成了一隻老鼠...他以為隨時都可能被你撤掉，怎麼能不害怕，怎麼不需要像我這樣可靠的懷抱？”

懷抱...長公主李雲睿似乎根本不怕死，一個勁兒地刺激著皇帝的耳膜。

皇帝盯著她，隻是問道：“為什麼？”

...

“為什麼？”李雲睿忽然在他的掌下掙紮了起來，結果隻是徒增痛苦，她尖聲怒叫道：“為什麼？沒有什麼為什麼！他喜歡我，這就是原因...本宮就喜歡玩弄他，玩到讓你痛心，讓你絕望...”

她神經質般地吃吃笑著：“今天才知道，你的絕望痛苦比我想像的更大，我很滿意。”

皇帝木然地看著她，緩緩說道：“他喜歡你？”

“不行嗎？”長公主滿是緋紅之色的美麗臉頰，在時不時亮起的電光中顯得格外誘惑，她喘息著。驕傲著說道：“這天下不喜歡本宮的男人...有嗎？”

她看著近在咫尺地皇帝麵龐，忽然怔住了，有些癡癡地抬起無力的右手，撫在了皇帝的臉上，用充滿迷戀神情的語氣說道：“皇帝哥哥，你也是喜歡我的。”

“無恥！”皇帝一手打下她的手。

李雲睿卻並不如何動怒，隻是喘息著，堅定地說道：“你是喜歡我的...隻不過我是你妹妹，可是...那又如何？喜歡就是喜歡，就算你把心思藏在大東山腳下。藏在海裏麵，可依然會被你自己找到。心思是丟不掉的。”

“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會像野獸一樣動情。”皇帝冷漠地看著呼吸越來越急促的妹妹，“不是所有地男人都會拜服在你的裙下。女人，永遠不要以為會站在男人地上頭。”

“你是說葉輕眉吧。”李雲睿忽然惡毒地啐了他一口，“我不是她！”

“你永遠都不如她。”皇帝忽然湊到她的耳邊說道：“就算你折騰了這麼多年，你永遠都不如她，你永遠及不上她在我心中地位置...你自己也清楚這一點。”

李雲睿的臉上忽然閃現一絲死灰之色，似乎被這句話擊中了最深層的脆弱處。

皇帝的眼中閃過一絲殘忍，繼續在她耳邊說道：“你永遠隻能追著她的腳步。可是...卻永遠追不上。現在她與朕的兒子就要接收你的一切，你是不是很痛苦？”

李雲睿掙紮了起來。用一種厲恨地眼光盯著他。

“你連朕那個私生子都不如。”窗外雷聲隆隆，皇帝在長公主耳邊輕聲說地話語，落在長公主耳中。卻比窗外的雷聲更驚心：“你先前說可以玩弄所有地男人，你怎麼不去玩弄他？”

李雲睿的目光漸漸平靜下來，困難無比卻又平靜無比說道：“他是婉兒的相公。”

皇帝用嘲諷地惡毒眼光看著她：“你連自己的侄子都敢下手，還知道廉恥這種字眼？”

長公主毫不示弱地可憐望著他：“我們兄妹三人，卻有我們兩個瘋子，我不知道，難道你知道？如果你真知道，當年就不會把自己下屬的心上人，搶進宮裏當妃子了！”

殿外的風雷聲忽然停止，內外一片死一般的寂靜。

皇帝的手掌堅毅不動，扼著長公主脆弱的咽喉，半晌沒有說話。

“當年北伐，你受重傷，全身僵硬不能動。”長公主咳嗽著，惡毒快意說道：“是陳萍萍千裏突襲，冒著天大的危險將你從北邊群山之中將你救了出來，是當年的東夷女奴寧才人沿路服侍你這個木頭人，一路上如何艱難，陳院長自己隻能喝馬尿，吃馬肉...可對這樣兩位恩人，你是怎麼做的？你明知道陳萍萍喜歡寧才人，寧才人也敬佩陳萍萍，你這個做主子的，卻橫插一刀，搶了寧才人...皇帝哥哥啊，不要以為我當時年紀小，就不知道這件事情，母後為什麼如此大怒？難道就僅僅是因為寧才人的身份？為什麼要將她處死？如果不是葉輕眉出麵說情，寧才人和大皇子早就不存在了...難道你知道廉恥這種東西？”

“不要說陳萍萍是個太監這種廢話！”長公主惡毒說道：“你以為你比我幹淨？”

...

然而讓李雲睿失望的是，皇帝似乎並不如何震驚與不安，隻是冷漠地看著自己。

皇帝緩緩加大了手掌的力度，一字一句說道：“在死之前，仍然沒有忘記挑拔朕與陳院長的關係，雲睿，朕還真的很欣賞你，所以朕...不能留你。”

東宮之中，那對可憐的母子還在惶恐不安，滿臉慘白的太子卻比皇後要好許多，雖然他知道自己即將麵臨的也是極為可怕的下場，然而他畢竟是慶國皇帝的兒子，一直被當成下一任皇帝培養，血脈裏可怕的鎮定與冷靜在這一時刻起了作用。

他想救自己，首先要救長公主，而太子清楚，在這座宮殿裏能夠在盛怒父皇的刀下救人的，隻有一個人。

而且皇帝陛下根本不可能告訴那個人真相，事母至孝的陛下，不可能讓皇室的醜聞，去傷害老人家的身體。

所以太子知道自己還有一線生機。

然而東宮早已被姚太監帶著的人包圍了起來，根本無法與宮外的人取得聯係，就算是皇後與太子日常在別宮培植的親信，也根本無法在雷雨之中接近這裏。

“放火燒宮。”太子轉過身，看著自己那個早已六神無主的廢物母親，狠狠說道：“就算下雨，也要把這座宮殿燒了！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